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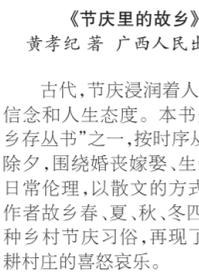
新书榜单

时光中的节庆与变革



《我们的老时光》 肖复兴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感慨时光流转的作品,收录了肖复兴不同时期的散文名篇。作者徜徉在往昔的岁月里,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故乡,有他的大院,有他感受过的温暖的一切。他用尽余生,走来走去,实际上从未走出过那些美好的岁月。



《节庆里的故乡》 黄孝纪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古代,节庆浸润着人的情感、信念和人生态度。本书是“中国乡村存书”之一,按时序从初一到除夕,围绕婚嫁娶、生老病死、日常伦理,以散文的方式讲述了作者故乡春、夏、秋、冬四季的40种乡村节庆习俗,再现了一个农耕村庄的喜悦哀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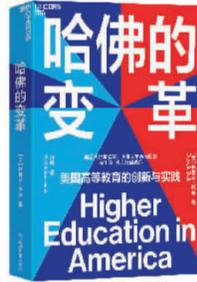
《爱,需要学习》 陈海贤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新作,作者将自己十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融入其中,详细解读了一段亲密关系旅程可能遇到的困境。作者不止提出问题,更提出了实用的方法,帮助读者学习爱的方法,顺利解决亲密关系难题,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哈佛的变革》 [美]德里克·博克著 曲强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综合展现并客观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利弊得失,论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性、优越性以及脆弱性,同时从本科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三方面阐述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改革才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好书》

城市及它的灵魂

城市及它的灵魂

范思滕

走在不同的城市,都曾相识,看一样的高楼,走一样的马路,这多少有点悲哀,尤其是在历史厚重又现代时尚的中国。显然,关于城市之魂的思考十分必要,金元浦教授将城市建设的方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引用佛家的一个词叫“月印万川”,并以此作为他结集出版的书名。

金元浦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月印万川》这本书中这样表述:“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现实的、经典的、现实的、社会的资源,总是千流同源、万法归宗、理一分殊、一以贯之。我们需要去寻找城市的文脉,那个城市唯一的‘魂’。城市需要在总的脉络之下找到自身发展的途径,成为独特的存在。”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多少种可能,城市就有多少种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最适合自身以及这个城市的路径,那些被写入范本的城市建设无一不是契合了自身的特质。城市和人一样,都需要找准位置,在时间中的位置,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在群体中的位置。“品牌城市”“创意城市”“宜居城市”“公园城市”“舒适城市”等类型,这些简单的概括虽然不能将城市一概而论,但是从这些类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同城市不同的印记。

城市的未来依旧让我们期待。金教授提出的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概念,令人十分憧憬。在金教授看来,一座城市的创意文化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只有创意文化发展,才能有效整合起一座城市的文脉,才能为城市打上自己的“身份证”。

在金元浦看来,“城市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我们要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来精心地雕琢一座城市”,这大概是他对于“月印万川”这几个字最好的诠释。月亮映照下的万川,各具风采,各领风骚。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将为这“万川”贡献出更加灿烂的范本。

城市除了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之外,更承担着我们对情感寄托的功能。而中国文化的长处恰好在于抚慰人的心灵,让我们不再面对现代“城市病”。在中国哲学的影响下,城市的建设更能实现艺术化的发展。金教授所讲,“用艺术的方式解决城市的社会公共问题”,大概就是一种思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能在将来更人性化,更温暖,因为我们骨子里一直追寻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月印万川》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魂”。不管这个城市身处何地,只要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表达,不管大小几何,不管新旧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

《大地五部曲》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1月8日,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大地五部曲》分为五卷,共计约55万字。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家罗长江将丰繁、复杂和辽远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散文诗写作之中,是一部宏大立体的大湘西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的全景式诗篇。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诗评家谢冕表示,《大地五部曲》是关于大地的伟大交响曲,凝聚而包容,华美而盛大,完成了跨时空、跨文体的大超越。(方寸)

让哲学以一种比较正确的方式传播出去

众声喧哗时,哲学开始走出象牙塔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最近几年,哲学类的音频节目大量出现,之后还会转化成书出版,如2019年春季出版的《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2021年初出版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根据APP课程“西方现代思想40讲”扩展修订而成的。近日,他领衔多位哲学系教师主讲的《从惊奇开始:青少年哲学第一课》,也成书出版。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没有一家独大的声音。在思想市场,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学院派如果不发声,就会被大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哲学产品’抢占”。做过音频课程“郁结”的复旦哲学课”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结,经历了心路历程的转变,“可能有很多声音分贝更高,频谱更宽,但这并不妨碍学院派主动站到思想市场上。哪怕声音比较微弱,但能够与一两个听众聊上话也是不错的”。

“逆天改命”

2010年,莱比锡大学读博士后的郁结,一直想“普及哲学”,“想为哲学这个非常冷门、偏僻、烧脑的学科稍微正一下名。因为自己读哲学有收获,就想‘己所欲而施于人’”。

在德国求学时,郁结常在通勤的路上碰到读哲学书籍的人。而在国内,“哲学”接触者

不多。“我想填补这个专业学习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鸿沟”。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如果你对哲学没有兴趣,不接触也没有问题”。

然而,郁结发现,当下的公共讨论,包括跟人的交往中,很多人会自我设限或自欺欺人——自己的想法完全没有梳理清楚。“这个时候,稍微读一点哲学,在逻辑上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不会自我挖坑”。于是,他决定在“哲学普及”上有所为。

开设了B站账号的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也做着相似的事,以视频面向年轻人普及哲学。“在日常讨论和文艺作品里是没有哲学的。有一种误解认为,就不应该和大众讲这么难懂的东西,应该把它关在象牙塔里面”。徐英瑾认为他们进行的是“逆天改命”,“让哲学能以一种比较正确的方式传播”。

“条条大路通哲学”

什么是“正确的方式”?要通俗,还要准确。“不能把哲学当成一己之偏私所用”。

在今天,哲学往往陷入术语的圈套,在小圈子里。“哲学因而失去了和生活本身对话的能力”。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认为,作为哲学研究者,“说人话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徐英瑾曾出版《用得上的哲学课》,面向普通读者讨论哲学,他也认为哲学普及应该做到,“语言和例子的构造要接地气,考虑本土化的需要;大量的专业术语要尽量寻找在

汉语里的通俗表达”。

“‘小确幸’有什么问题吗?”“人工智能为何无法取代人?”……《50堂经典哲学思维课》中设置了终极追问、认识世界、何为幸福、反思现代生活等模块,每一节都用了一个关乎人们生活的的小问题。书里的每一章篇幅都很短,但“知识点照顾得非常到位”,把哲学史课程以结合的方式呈现给了大家。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评价称,在联系生活的基础上,依旧谈到了那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这一点不易。

这不是向碎片化屈服,“而是不能用科班教育的标准去规定大众化的阅读。我相信‘条条大路通哲学’,三到五页就是一课,能最多花个20分钟就读完”。郁结说。

“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不久前,《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文刷屏,讲述的是一个在厦门务工的年轻人,通过自学翻译了海德格尔的研究著作《海德格尔导论》。但他有一种困惑,就是哲学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思维里,每一门学科和技艺都免不了面对这样的质疑:“学这个有什么用?”哲学不能例外。

“我们现代人的追求是让痛苦不断的降低,因为我们对于痛苦的意义不再有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有足够的理由回到

攒钱买书

范广阔

在朋友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朋友看了笑着说:“你可真会找,那本书,是我买的第一本书,快40年了。”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巧合,但是眼前这本已经泛黄的书,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小时候。

10多岁时我就喜欢上了阅读,但在农村,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除了课本,可供阅读的书籍极少。镇上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进去买过铅笔、本子等文具,至于柜台后面各种各样的图书,最便宜的一本童话集,也要三四元钱,我买不起,也不敢问。

但我太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了。于是我偷偷地攒钱,攒够了就买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就买那本我看了很久的“童话作品集”。

每当帮母亲去村里小卖店打酱油,或帮父亲打酒,找的零钱,我都会问父母能不能给我,我留着买文具。有时父母会大方地同意,多数时候不同意。村里有人来收废品,我也会趁着父母不注意,把一些破铜烂铁偷偷卖掉,把钱攒起来,可惜家里废铜烂铁很少。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攒够了4元5角钱,觉得可以买下自己想要的书了。趁着一个周末,我约上几个小伙伴,步行来到了镇上。

我右手放在裤兜里,紧紧攥着那些最大不过一元的一把零钱,站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马上就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书了,我内心激动、紧张,还有期盼。一边的小伙伴同样很激动,因为我早已答应他们,自己看完就把书借给他们看。

当我让女售货员帮把“童话作品集”拿给我的时候,售货员似乎不太相信我会买,就问了一句:“带钱了吗?”

我连忙把手里紧紧攥着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柜台上。她先看了看书的定价,然后认真地把我的钱数了一遍,说:“这本书是4元5角5分钱,你这里只有4元5角钱,还差5分钱。”

我一下愣在那里,头上冒汗,眼泪也快下来了。

女售货员看出了我的窘境,安慰了我一句道:“等你钱够了再来买吧,这里还有好几本呢。”

我们从新华书店里出来,回家的路上一路都无精打采。

这件事显然给我带来了伤害,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去这家书店,即便后来钱攒够了,也没有去买那本曾经做梦都梦见的童话集。

还是现在的孩子幸福,想读什么书,可以去学校的图书室借,没有就回来告诉家长,在网上下单,一两天的书就送到了。这样的条件,和我们小时候比,真是天壤之别。



《松芝梅竹》沈庆兰 [清]

络因 供图



供图·配文 玛咖

高谈阔论

心上的书房

冷荞麦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时不时会阅读到关于书房的文字书写,感觉读书人确实得有一间书房。羡慕之余,蜗居陋室的俺还是会会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惬意的书房在心里,而不是局限在身外的围墙里。

的确,现在房舍面积日渐有增,而“书房”在当下的生活中似乎也越来越不可或缺。想想,很多文雅之士,在一天繁忙、紧张的工作之后,或是忙碌一周的周末,如果不外出闲荡,都希望家里有个安静舒适的书房,在里面呆上片刻,一边闻香咖啡、品茗香茶,一边轻松地翻看自己喜爱的书,哪怕是听听放松的音乐,悠然惬意乎?啊,舒适安静的书房,好诱惑!

就算是无关知识,无关意识的读书,自己个儿漫步书中,邂逅一回素未谋面之人的生活,品鉴几许达人、狂徒的胡思乱想,即便没有安然释怀,即便不能让焦躁和疲惫的身心,探索到安放、释然的栖息之地,至少还是可以消解无聊,让孤寂的情绪不再嚣张。而且,幸运的话,很可能还会在逼

仄有限的空间里,际遇灵犀映照,一时风轻云淡,步入豁然高远之境也未可知。

美好的理想勾画完毕,回到现实生活中。尽管见识过成功人士的书房,可我还是不能妄自菲薄,经常会胸怀吃不着葡萄的心理,想象成功人士忙于赚钱业务无暇读书,告诫自己只是装饰性更强而已……

不过在另一面,鄙人的确不太把书房当回事。就我佩服的“读书人”行径来说,也深感鄙人固执的观念很有道理。

比如,我一位满脑子乱七八糟看法充斥的哥们,就标称厕所是其最爱的“书房”,说是在厕所里面,更容易领略五味杂陈的“书籍真味”。

另一个让我仰视的读书大神强哥,其人的扮相,我就深以为然。有一年夏天,正值太阳西沉的时候,路遇归家的强哥。问,去哪儿了?答说去书房了。这个满屋书籍乱放的家伙,外面还有书房?原来是他室内闷久了,想出门透气,于是竟自己背了个类似军挎的帆布包,独自坐公交车跑郊外去渡去了。在那边的水边树下读书若干小时,然后擅自喝了几瓶啤酒,再后,带着相伴的影子,悠闲怡然而返。

强哥模式我不曾实践过,但在大脑细胞里,刻下了深切的体会。有一次我在城里的河边看嗜钓者钓鱼,半天不见鱼的踪迹,钓者也是雕塑般没有动静,这让也是孤坐在树下的我走神,脑海里忽然就想到了读书,像钓鱼者那样,长时间不声不响地坐在河岸,湖畔,借着树荫,开卷读书,岂不是惬意的事!

实际上,爱书的人,有形的书桌,静谧的空间,或还有朋友交流必备的茶几,以及闲谈闲聊的舒适沙发……有一处搭建完美的阅读、交流空间,固然很不错,可我总觉得,一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一个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在乎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就如厕所看字,卧榻翻书,甚至是上下班的通勤路上,诸如地铁时间,等等,在意的都不是空间上的舒适与否,而是如河川一样流逝的时间……

总之,有舒心、私密且敞亮的实体空间助益,当然是心之所欲,但我们最好是以锦上添花的心态来对待,一间惬意的“书房”,最重要的,是得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它的安放场所,也必须安放在心境场域里,而那种安静阅读的感觉,更是一定存放在心静之所。